

幽
燕
英
魂
残
墨

幽燕英魂

残 墨

花山文艺出版社

247.5

14

I247.5

914

BK57116

幽燕英魂

残墨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幽 燕 英 魂

残 墨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 1/4 印张 101,000 字 印数：1—60,5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4 定价：0.48 元

内 容 提 要

《幽燕英魂》是一部构思巧妙情节生动的历史小说。

小说叙述了明末退職宰相孙承宗率五百军民在高阳城抵抗数万清兵的故事，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英雄孙承宗的艺术形象，歌颂了高阳军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孙承宗



铁南山



古东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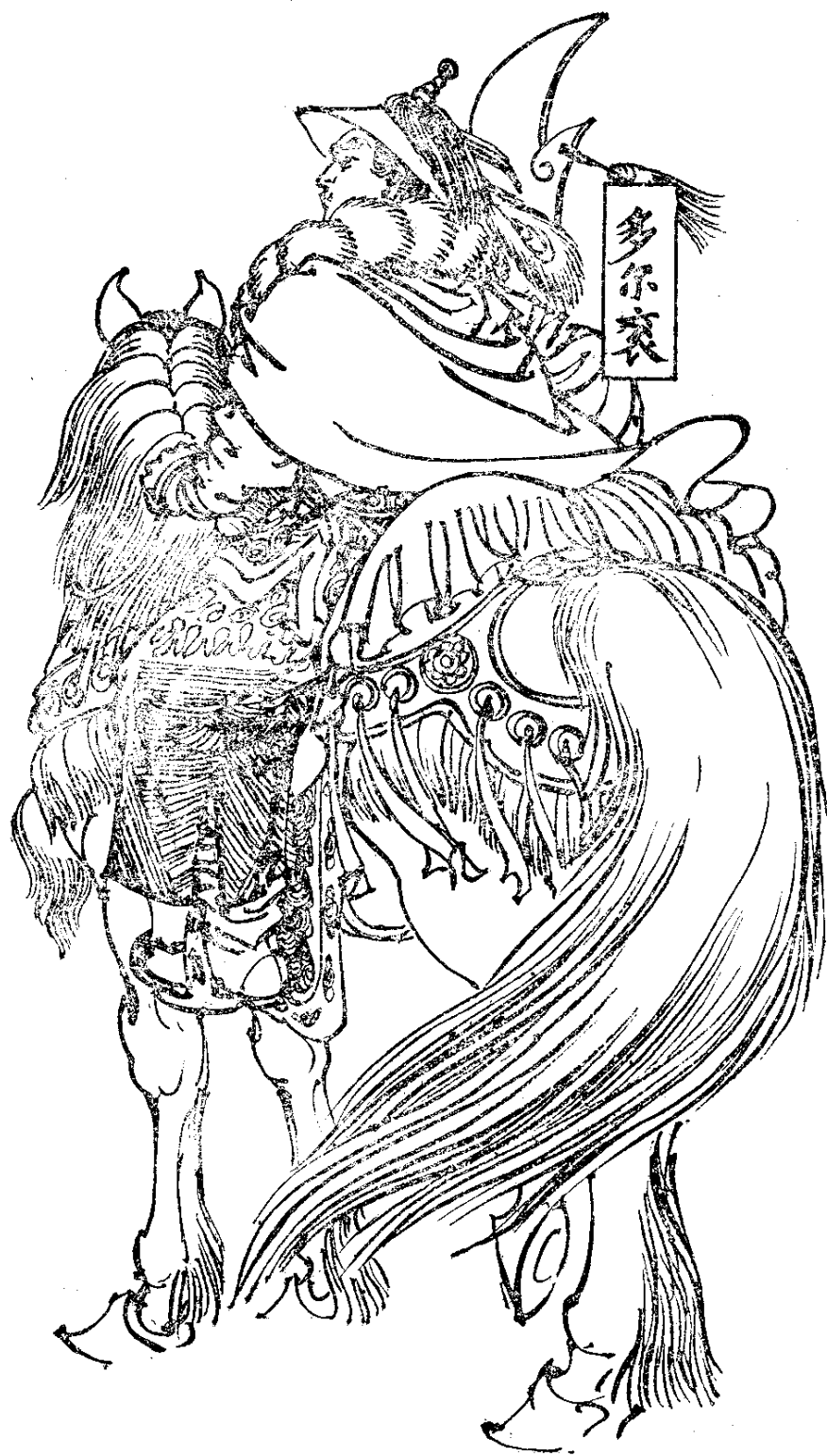
孫之浣



二膝子

五
三
六

一
二
三





雷觉民



崇禎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年）十一月初。

寒夜。狂暴的西北风卷起滚滚黄沙，裹着枯草败叶，撒泼打滚地撕扭着，吼叫着，天地间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烟幕。一钩昏黄的弯月斜嵌在西半边天上，透过沙尘，射出惨淡幽冷的微光。村庄、树木、河流，全都模糊不清了，大地上的一切，仿佛都被漫天的风沙掩埋了。

“嗒……”，从京城通往高阳的官道上，箭一般地飞驰着几匹骏马。战马的蹄铁，扣打着黄沙铺成的路面，甩出缕缕沙尘。

这一支小小的马队，已经疾驰两个多时辰了。战马浑身上下淌着汗水，可是，骑马人仍然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战马，恨不得让它四蹄腾空。冲在前面的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一个骑着一匹黑缎子般的乌骓马，一个骑着一匹蒙古豹花青。骑乌骓马的少年，身高体壮，虎背熊腰；脑袋大而圆，高高的额头象峰峦突起；微黑的脸庞上，一对墨染似的长眉，象大雁的翎羽，斜插两鬓；两只豹子眼象两颗大粒儿星斗在夜空中闪亮；粗硬的长发，在头顶上挽成两个牛角抓髻。他身穿青色剑袖衣，鹿筋拧成的勒甲丝绦，紧束着铁叶抱肋甲，背上背着两根水磨虎眼钢鞭。他一只手抓住马缰，一只手在马鞍桥前按住一个被捆得象粽子似的人。骑豹花青

的少年，长的瘦小玲珑，剑眉星目，面白唇红；头戴束发银冠，身披鱼鳞片连环亮银甲，得胜钩上挂着一杆钢枪，甚是威武。在他二人身后，一匹雪团似的玉龙驹上，坐着一个高大魁梧的人。他五十来岁，方面大耳，鼻直口阔，颌下飘着一缕尺把长的墨髯。头上戴着蓝缎子贡角软巾，身穿蓝缎子圆领夹袍，内衬牛皮软甲，外罩羊皮背心，披着白绸披风，腰间挂着一柄绿鲨鱼皮鞘的龙泉宝剑。紧跟在身后的是背弓挎刀的几个家丁。

马队穿过一个黑沉沉的小村，跃上唐河大堤，停了下来。

披白披风的人，望着滚滚东去的河水，皱眉沉思着。

“哎，你们看！”骑豹花青的少年，手指东方，奶声奶气地喊道。

披白披风的人一看，只见迷濛濛的烟雾中，跳跃着一束时隐时现的火光。

披白披风的人愣了一下，对两个少年说：“看看去！”说罢，双腿一磕玉龙驹的两肋，催战马沿着唐河大堤，向东驰去。

瘦小的少年，随手摘下铁枪，带领众家丁，紧紧相随。挽牛角髻的黑衣少年，一勒马缰，横担在马鞍桥前被捆住的人，抽筋似地扭动了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少年扬起油锤般的铁拳，狠狠地砸了他一下：“老实点，再哼哼，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火光是从唐河堤旁的一座古庙中透出来的。

这是一座破落的河神庙，由于兵荒马乱，早就断了香

火。院内一株古老的大榆树，树干已经被虫子蛀空，光秃秃的几条枝桠，伸向茫茫的夜空。风沙抽打在树干上，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象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在抽泣。大殿前点着一簇篝火，围着篝火横躺竖卧地睡着几个青年人。河神的塑像被人搬倒后放在供桌上。一个大汉，头枕着河神的大腿，呼呼地睡得正香，发出打雷般的鼾声。火堆旁坐着一个白胡子老汉，正往火上加添木柴。火堆上还架着一只缺了一条腿的鼎锅，锅里的水发出“嗞儿嗞儿”的响声。

“呸——”远方传来一声马嘶。

老汉怔了一下，抄起身边的一把大砍刀，大声呼叫睡在供桌上的人：

“膘子！膘子！”

供桌上的人仍呼呼地酣睡着。

老汉急了，伸手揪住那大汉的耳朵，使劲一拧。大汉哼唧唧地嚷道：“别闹！别闹！困着哩！”

“浑小子，快起来，有人来了！”老汉往大汉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大汉“扑楞”坐了起来，翻身跳下供桌，伸手抄起靠在供桌旁的独腿铁观音，瓮声瓮气地问：“在哪儿呢？”

“快把人们叫醒。”老汉一边用树枝扑打着火堆一边说。

大汉用脚踢了一下睡在火堆边的人：“起来，起来！”

人们被大汉踢醒了，抄起各自的刀枪，望着老汉。

老汉扑灭了篝火，扔下树枝，对众人说：“刚才我听见了马叫，走，出去看看！”

人们来到庙外的河堤上，往马嘶的方向望去。

过了一会儿，见滚滚沙烟中有白影飘动，人们紧张起来了，握紧了家伙，准备砍杀搏斗。

猛地，大汉一个虎跃站了起来，炸雷般吼道：

“干什么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传来一声清脆的童音。

听着那带有浓重的高阳土音的问话，老汉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松了口气，大声答道：“我们是逃难的。”

“我们是高阳的！”对方还是那奶声奶气的童音。

问答间，马队来到面前。披白披风的人，见河堤上站着一群提刀握棍的人，急忙翻身下马，快步走上前来，对老汉拱着手说：

“老人家，贵姓？”

“贱姓铁。”老汉见那人文雅有礼，忙还礼道：“请庙中歇会儿吧？！”

来到庙中，老汉对大汉说：“膘子，快把火生起来。”

火重新生了起来，红红的火苗，舔着铁鼎的底，闪着亮光。人们围着火堆坐了下来。披白披风的人对老汉拱着手说：“刚才叫大家受惊了！”

老汉忙答道：“没什么，没什么！”他用一个粗花瓷碗，从铁鼎内舀了一碗水，递过来。忽然，他瞪起一双锐眼，借着闪耀的火光，紧紧盯住披白披风的人的脸，怔了一会儿，轻声问道：

“先生是高阳城内人吗？”

“是的。”

“贵姓？”

“不敢，贱姓孙。”

“请问，高阳城内相府街，有个孙承宗孙阁老，和先生是本家吗？”

“他乃是家父。”

“先生莫非是大公子孙铨么？”

“那是家兄，学生名叫孙铤。”

老汉慌忙立起身来，躬身施礼道：

“原来是二公子！”

“老人家认识家父吗？”

“我爷爷当年和孙阁老一起打过清兵呢。”不待老汉回答，名叫膘子的大汉就插言道。

孙铤心中一喜，忙问道：“家父常提起，燕山脚下铁门庄，有个铁南山铁老义士，就是您老人家吗？”

“哈……，正是老夫。”

“听家父说您老不是跟着袁大帅吗？”

铁南山沉了一下，愤愤地说，“可惜呀，当今皇上是个昏君，不分好歹，把袁大帅杀了，我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

孙铤又问道：“铁老义士，你们为何露宿在这旷野古寺？”

“唉！”铁南山长叹了一口气说，“清兵进了关，把村子烧了，我带着乡亲们，跟他们干了一仗，大部分乡亲全战死了，就剩下我们这几个，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我寻思着，清兵最怕的是孙阁老和袁大帅，袁大帅叫皇上杀了，孙阁老又下了野，我就带着他们到高阳投奔孙阁老来了。”

青年们都睡着了。二膘子和黑衣少年睡在一起，脸对着

脸，打着呼噜，好象比赛呢。院子里，战马安闲地嚼着草，突噜突噜地打着响鼻儿。

风，渐渐地小了，远处传来几声报晓的鸡啼。

二

高阳城象是一个醉汉，横卧在荒漠之中。任狂风恶沙的吹卷埋掩，仍酣睡不醒。城楼下，几个身穿号衣的老兵，缩肩拱背，来回地遛跽着。

孙承宗又是一夜未睡。

前些天，从燕山南逃的人们口中得知，多尔袞亲率几十万大军，分两路从墙子岭和青山口入塞，沿古渔阳蓟州西下，直扑京师，孙承宗已经是两三个晚上未能好好入睡了。此刻，他坐在书房的桌案前，手捧着戚继光的《练兵纪实》，聚精会神地读着。案前还展开一卷明朝北部边疆的地理城防图。他时而放下手中的书，提笔在图上圈点着。

刺骨的寒风，从窗缝儿里钻了进来。孙承宗觉得手有些麻木了，他放下笔，把手伸向案前的火盆。火盆连一丝热气也没有了，他站起身来，呼唤道：“侯升，把盆中的木炭换一换！”

坐在耳房打瞌睡的老家人侯升，听到呼唤，急忙起身，端着一瓦盆烧得红红的木炭，走进屋来。他把火盆放到桌案前的春凳上，望着在屋中踱步的主人，说：“已经打过三更了，睡一会儿吧。”

“哦。”孙承宗随口应了一声，又提起了笔。